

极刑

卫斯理著

珍藏版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 珍藏版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珍藏版

极刑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极刑/卫斯理著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9. 1

(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: 珍藏版. 第三辑)

ISBN 978-7-80678-894-3

I. 极… II. 卫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02859 号

本作品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授权出版发行

中国大陆地区中文简体字版, 未经许可, 不得翻印

图字: 09-2008-040 号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(珍藏版)

极 刑

卫斯理 著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陈飞雪

装帧设计 袁银昌 夏 炜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.5 插页 3 字数 91,000

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678-894-3/I·184

定价: 18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21-36162648

· · · 几句话

写了四十多年小说，论者将拙作分为三个时期：早、中、晚。此次出版的一批，属于早期和中期的上半。三个时期的创作风格有相当程度的不同，所以风评不一。本人并无偏爱，但读友对早期的作品，颇有好评，大抵是由于在早、中期作品之中，主要人物精力充沛，活力无穷，所以使故事曲折多变，小说也就格外吸引人。此次重新出版这批作品，正好让大家来证明这一点。

四十余年来，新旧读友不绝，若因此而能有新读友，不亦快哉！

史 雷

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六日

· · · 序言

这个故事，很多人看了，都说“太恐怖”、“太残忍”了，看得人心中十分不舒服，云云。

可能有这种感觉，由于故事的读友大都生活在一个进步的、美好的社会中，在那种环境下，人性的丑恶面收敛的程度高，所以故事中所写的一切，看来就令人不寒而栗。

然而不可不知的是，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事，是百分之百的历史事实。凌迟，这种刖刑，最多可以割到两千三百多刀以上，才令受刑人死去。人对同类的残虐，竟然可以到达这种地步，难怪卫斯理想为人类行为辩护几句，可是却无从启齿。故事中只是极简略地写出了事实的经过，绝没有文学上的渲染，不然，只写一项腰斩，至少可以写一万字，看得人食不知味（倒胃）、寝不安枕（失眠）！

人类在慢慢进步，太慢了。

人性的特点，形成种种残暴，施暴者自然是罪魁，但有太多的屈从，也是罪因。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活埋数以万计降卒的记载，这许多万兵士，明知要被活埋，反正是死，为什么连奋起反击的行动（或勇气）都没有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

不是有那么多人屈从，强权也就无所施其技。

先从有反抗起，人类才有希望！

卫斯理（倪匡）

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

· · · · 目录

· · · · 第一部	在一间特异蜡像馆中的经历 · · · · 1
· · · · 第二部	一个塑像艺术家的意见 · · · · 33
· · · · 第三部	一场事先绝对意想不到的 火灾 · · · · 55
· · · · 第四部	白奇伟在巴拉那河水利工地上的 奇遇 · · · · 71
· · · · 第五部	黄堂调查之后发现的怪事 · · · · 113
· · · · 第六部	一个灵媒的意见 · · · · 133
· · · · 第七部	激情爆发为少年 · · · · 157
· · · · 第八部	召灵之后的可怕经历 · · · · 171
· · · · 第九部	米端和那神秘女郎的出现 · · · · 183
· · · · 尾声	· · · · 197



在一间特异蜡像馆中的经历

第一部





我第一次见到那个人，就觉得有点特异。

通常，若是给人以怪异的印象，不是这个人的外形特异，就是他的行动多少不合常规。可是，这个人使我产生怪异之感，却不是由于上述两点，而是另有原因。

原因是什么呢？

还是从第一次见到这个人的时间、地点说起的好：时间是黄昏，地点，在一个蜡像馆中。

蜡像馆不知是谁首先发明的，把真人大小、用蜡制成的人像，配上真正的服装，陈列出来，供人参观。做得好的蜡像，很像真人，所以蜡像馆也就使人自然而然联想起许多诡异、恐怖的事情。

多年之前，就有一部恐怖电影，说一个蜡像馆主人，把真人的身体，浇上蜡，成为像真度极高的蜡像。开始，还只不过是利用尸体，到后来，索性把活生生的人浸在溶成液体的蜡汁中，恐怖莫名。

也有一篇著名的小说，写一个自命大胆的人，和人打赌，可以在专门陈列历史上著名的凶徒的蜡像馆之中过一夜，结果，到了夜深人静，由于陈列室中的气氛太诡异，在幻觉之中，这个自以为胆大的人，觉得所有的蜡像都变活了，他因而未能安然过一夜，吓死在蜡像馆中。

有关蜡像馆的故事十分多，不胜枚举。

一般来说，陈列的蜡像都分类，有的专陈列历史上的名人、帝王将相，也有的陈列才子佳人。也有陈列的是现在还在世的名人，也有的，一组一组的蜡像，表示出历史上著名的事



件，例如孟母三迁、荆轲刺秦王等等。也有的，专陈列历史上著名的凶手。

而我那天去的那家蜡像馆，陈列的主题，十分特异：在中国历史上，死于非命、死得极惨的名人。谁都知道，中国虽然号称“五千年文明古国”，但是对于处死一个人（执行者和被处死者都是同类，大家都是人！）的花样之多，堪称世界之最。

被处死者不论以前多么声名显赫、功绩彪炳，也不论在他死后若干年，又被公众或是史学家认为是气节过人、英雄盖世，但是当他在被处死时，他只是一个身体——一个可供各种酷虐的、骇人听闻的手段作残害对象的身体。

这个蜡像馆的主人，就是我一开始时说及的一见他就觉得十分怪异的那个人。

对于参观蜡像馆，本来我提不起什么兴趣来，我到这座蜡像馆，完全是由于我的一个好朋友——陈长青，竭力怂恿的结果。

他参观了这座蜡像馆之后，几乎每次见到我都要提上一次：“你要去看看，真正值得你去看看，每一个蜡像，都给人以极度的震撼，你叫我说，我也说不出来，可是你真应该去看看。”

开始我只是唯唯以应，并没有真正去看一看的意思，我好像还回答了几句话，像“蜡像只是蜡像，大多数的蜡像，甚至称不上有艺术价值，你感到震撼，多半是由于你太容易受感动了”之类。

陈长青自然对我的话，大表反对：“你没有去看过，怎能



这样说？”

我笑着：“如果每一件事，都要亲自看过才能作准，那还得了，有很多事情，可以凭想象或者知识来判断。”

陈长青依然大摇其头，我和他之间，类似的争辩极多，也不必一一记述。不过，有关那个蜡像馆主人的介绍，倒使我很有印象。他先向我说了院中陈列的主题，然后道：“这个蜡像馆主人，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人，他的蜡像馆，每天只放一批人进去参观，绝不是随到随看，时间是下午六时到八时，进去的人，还得照他的规矩。”

我不禁失笑：“什么规矩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进门口是一个客厅，每天六时，他就在那里等着，参观的人，先得听他演说，听他把为什么要设立这个蜡像馆的目的说明白。不听他的演说，看不到这些蜡像。”我当时只是耸了耸肩，由于我根本不打算去看，管他有什么特别的规矩。

那天下午，我偶然经过，看到了蜡像馆的招牌，时间恰好六点才过，而我又难得清闲，没有杂务在身，想起了陈长青的一再推荐，于是就信步走了进去。所以，实际上应该说，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人，是在蜡像馆一进门的一个厅堂中。

当时，约莫已有二十来个人在，都站着，男女老少都有，我进去之后，就在角落处，靠着一根柱子站着。我打算，如果这人讲话乏味，那我就立刻离去，不浪费时间。

当时，他正在对那些人，讲他设立这样一个蜡像馆的原因。不单是由于他语音响亮、仪表出众，而且也由于他讲的

话，听起来很有点意思，所以我听了片刻，就决定留下来，听他侃侃而谈。

他很快就谈到了种种残害人体的酷刑。

主人说道：“一个人肉体上所受的痛苦，只有身受者才能感觉得到，施刑者一点也感觉不到，所以施刑者就可以为所欲为，把种种酷刑，加在受刑者的身上。在地球生物之中，只有人类才有这种残虐同类的行为，而且花样如此繁多！我曾花了多年时间，研究人类历史上的种种酷刑，发现中国历史上，所使用的酷刑之多，堪称首位，而且，酷刑的发明者，对于人体的结构，有着深刻的了解，都知道如何才能使受刑者感到最大程度的痛苦！”

当他讲到这里时，神情有点激动，挥着手，额上有细小的汗珠渗出。

他的身形相当高，接近一米八〇，样貌也十分神气，一头头发，硬得像是钢丝。当时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来路，只是听他在发议论。他所说的话，不算新鲜，我听到他为了研究各种酷刑，花了好几年时间，感到有趣。

我对酷刑一点兴趣也没有，我认为那是人性丑恶面之最，是人类作为一种高级生物的污点，甚至我也可以说，正由于人类历史上和现在，还存在着对同类施以酷虐的行为，人类就不配被当作一种高级生物。在地球上，人类控制着所有生物，但到了有朝一日，和宇宙间其他的高级生物接触，除非人类到时已完全摒弃了这种行为，不然，一定会被别的星体生物，目为是一种低级的、野蛮的、未成熟的生物。



正由于我对酷刑一点没有兴趣，而且一想起来就恶心，所以我才对一个专门研究酷刑的人，产生兴趣。

当时我这样想，这个人致力于研究各种酷刑，当他在史实中，看到了那么多人对付同类的残酷行径，他心中不知有什么感想？是厌恶得不想再继续下去，还是津津有味地研究，为了在资料中多发现了一种酷刑而感到兴趣？

我本来离他相当远，距离恰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，这时为了听得更清楚些，就向他走近了几步。而被他的讲话吸引了的，显然不止我一个人。这时，在他的身边，至少围了三十人左右，我站得离他最远。

他在继续着，并且用一种相当夸张的手势，来加强他的语气。

他说：“酷刑，不但要使受刑者感到痛苦，最终的目的，还要夺走受刑者的生命，把受刑者处死，而且，要使受刑者在极度的痛苦之中死亡。对任何人来说，死亡只是一种不可知，既然无从避免，也不会感到太大的恐惧。可是死亡是一回事，在死亡之前，还要遭受难以想象的痛苦，又是另外一件事。”

围在他身边，有一个年轻人忽然插了一句话：“杀头最野蛮了！”

年轻人这句话一出口，有了不少附和的声音，他却哈哈大笑了起来：“杀头最野蛮？我的看法恰好相反，杀头在酷刑之中，大抵可以说最文明。”

这个人很有演说的才能。他略停一停，知道听众的注意力更集中，才继续说下去：“夺取人生命的刑，只是死刑，一定

要使受刑者在临死之前，感受到尽可能长时间的痛苦的，才能称为‘极刑’，杀头，头一离开身体，被杀头者就死了。”

另一个青年人咕哝了一句：“谁知道一个人的头被砍下来，要隔多久才会没有知觉，死亡才会来临？”

演说者做了一个手势：“自然，没有人知道。历史上，凡被砍了头的，没一个能告诉别人，他身受的痛苦，到了什么程度。所以我们也只不过是凭设想和一些科学根据，来判断人头离开身体之后，所受的痛苦，时间上不会太长。”

他竟然用那么有条理的分析，讨论着杀头这样的事，我看出有几个女性听众，已经有难以忍受的神情，我也有了恶心之感。

而这显然还只是开始，他提高了声音：“用同样的根据来作判断，‘腰斩’的痛苦程度，一定在‘杀头’之上。”他看到有一名少女，神情上似乎不明白“腰斩”是什么意思，于是他做了一个手势，双手在自己的腰际，用力划了一下。

然后，他道：“用一柄又大又锋利的刀，把人的身体，齐腰斩断，分成两截，由于人体主要结构，大都在腰部以上，所以，断成了两截的人，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内，不会立刻死亡……”当他讲到这里时，有好几个女性听众，已经发出了呻吟声，掩住了口，夺门而出，当然，不准备再参观这个蜡像馆了。

而这个人，对于有人忍受不了他的话而离开的这种情形，像是早已习惯，甚至于连说话的语气，都未曾停顿一下，继续道：“对于腰斩，是不是一定要一刀了事，我曾做过研究，结



论是一定一刀就要把人的身体断成两截，所以这一刀斩下去的位置，十分重要，必须在盆骨之上，在那个部位，人体只有脊骨，所以才能一下子就把人断成为两截……”

当他讲到这里时，又有七八个人离场，包括几个女性听众和三个老年人。

他仍然在讲下去：“腰斩自然可以给受刑者极大的痛苦，可是比起‘凌迟’来，那又不算什么了。”

这时，连几个年轻人也忍受不了了，一个道：“让我们进去参观蜡像吧。”

这个人脸色一沉：“要是连进场前的解释都忍受不了，那么，我提议阁下不必参观了，陈列的蜡像，制作极为逼真，只怕阁下的精神，承受不起。”

那青年人没有再说什么，显然不肯承认自己精神脆弱，没有离去。

我在那时候，也有点不耐烦。自然，我可以选择离去，不过这个人的话，多少有吸引人之处，何况到了这时候，我倒也真想看一看那些蜡像，所以我沉声说了一句：“请长话短说。”

他抬头向我望来。

我进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演说，我站得相当远，他根本未曾注意，如果不是我讲了一句话，他根本不会望向我。

不过这时，他一望我，就怔了一怔，那种反应，十分明显，所以令得他身前的几个人，也一起转头向我望了过来。

我也望着他，他看了我好一会，至少有十多秒，才把视线收回去，然后，又想了一想，才道：“好的，长话短说，不过，

我要把我想讲的话讲完。”

我轻轻鼓了几下掌，表示并不反对。他向我点了点头：“我刚才已说了不少，主要想说明，一个人肉体上的痛苦，别人感受不到，在很多情形之下，一个人面临死亡，他精神上的痛苦，远在肉体痛苦之上。譬如说，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的民族英雄，却被冤屈为卖国贼，而遭受极刑。在临刑之际，他的精神状态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痛苦状态之中？”

一个年轻人低声道：“没有人知道。”

他陡然提高了声音：“不，可以被其他人知道，肉体上的痛苦没有感染作用，但是精神上的痛苦，却有着巨大的感染力量。”

他讲到这里，向我望来。我只觉得他所说的话，愈来愈玄，而且，我全然无法明白他究竟想说明什么。

他的神情，陡然激动起来：“正因为精神上的痛苦可以感染，所以才有艺术。古今中外，人类不知创造了多少艺术作品，都在不同的程度上，给他人以强弱程度不同的感染。我这个蜡像馆中所陈列的，全是在临死之前有巨大的精神屈辱的人，我认为，他们的真正痛苦，可以通过蜡像的表达方法来感染他人。”

一个年轻人有点不很相信：“通常，蜡像并不能算艺术作品。”

这个蜡像馆的主人忽然之间生起气来：“小朋友，看了之后再说！”

这个人，我一直只注意到他的外貌，并没有注意他多多年



纪。直到这时，他叫了一声“小朋友”，我才开始留意了一下。

这个人究竟有多大的年纪呢？大概介乎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，难以有准确的判断。我这时多少已经知道了他的用意，看来，他并非只是在介绍他馆中的蜡像如何逼真，如何有艺术价值而已。

他还在继续着：“自然，他人受到的感染再强烈，也不及身受者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，除非有一个人，他的遭遇和受刑者一致，可以完全体会到受刑者的痛苦！其实，单是遭遇一样，也不能完全感受到，必须这个人的思想，是和受苦者一样才行！”

他讲到了这里，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停了下来。他还是没有请人进去参观的意思，而是用眼神在询问各人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。

这时，剩下来的人只有十五六个，绝大多数，都是年轻人，居然还有三四个女性在内。其中一个女青年问：“请问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是不是和馆内的陈列蜡像有着共通点？耶稣为了拯救世人，在极度的痛苦中死亡，而各类表现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艺术品，也可以给予观赏者以不同的感染力。”

那人“嗯”了一声：“问得好，可以说，有共通点，但是里面陈列的，看起来更直接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伸手向内指了一指：“请进！”

年轻人大多数比较性急，立时一拥而入，我正想进去，门外又有两个人走了进来，却被那人不客气地阻止了：“明天再来，六点，不能迟过六点零五分。”